#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 論語下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能心解、緣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曾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

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一

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盡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明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登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者。何升耶。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

致意焉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設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與爲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其見詞外蓋子張

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贊揚是有欣仰
善人之意夫子卻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
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蹟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徧
與論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
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畢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
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惜
則他又更何說哉某每論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
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後來對軻氏願學去處把
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

公摠來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卽爲聖賢廣大無邊貫通不隔[illegible]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卽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爲吾儕共致勗云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已者何也羅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卽已也中行而知卽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已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克周也觀爲仁由已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已而徒行也是卽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

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卻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

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爲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眞故只曰聲聲只說個性善令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冐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惡說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爲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百世學家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吾人家各具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將垂於無窮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程子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經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淪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無有其中。知覺云爲。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眞是黃中

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爲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愼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頼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處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

而無所忌憚，不與浮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門自顏子而下，一時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口說不然，亦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奔東走西，只是要係各人亂做，況無聖人親自喚呼，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脗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

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評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卽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於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

專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經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卽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卽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

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孚默契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燃銳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閒仁體充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只是以仁爲宗抑以號呼羣生之醉夢乎

無柰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牴牾惟顔子於其言語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卽告以能已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卽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卽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也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爲難矣葢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

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巳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 皇明尊崇孔顏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代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問顔子克己復禮，合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抵，而悉達其幾微，故於

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竢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脩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

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顏子之爲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知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道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尤考

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
已焉是大匠之爲方圓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
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
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
哉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焉學哉夫仁者人也
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
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爲物物可以爲我是通
天下萬世而爲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爲一人

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己能復、己立人立、己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會亦曰歸、厚

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孚通、天此生、地亦此生也、古此生、今亦此生

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茲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

己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强以[illegible]
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强以健行而乾之
所以始乎坤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
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
而兢業不忽其必有所爲矣不欲於己勿施於人
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
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含恕則
無所於爲也恕不徒恕而含敬則無所於主也名

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
巳之間至一而匪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
遠甚羅子謂某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
人其勉强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巳而大衆互相詰
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爲宗諸君且說
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
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
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郛枯淡無

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己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己所不欲只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踊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

豈不真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卽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卽明而遠矣。然周子今

明必先以公巳公於巳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巳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巳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哉於巳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

方是廓然大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涼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覩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

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哉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羅子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

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中心再躲閃不過。慎獨或可以為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慈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多過於

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況嫌隙之易開卽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皆計較毛髮每每往來胷襟遺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愼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俟三年而總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愼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胷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

好則腦怒嗔胷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白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灑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

文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其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稚且陋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豈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

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合[illegible]乾而一之體立[illegible]而一

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皐伯益稷契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

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俟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非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見聞但非一以貫之則汎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顯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illegible]

先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頴悟乃多識致問應遽中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匝宵壤孰從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

一以理之也蓋然充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故天地人之所以爲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神則無方矣靈則無眩矣無眩無方而謂其心之有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則謂吾心之中而悉統乎天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而心之所以神所

以盡無不一者　曰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
可以統而一之者也吾心之神靈而天地萬物焉
自足以貫而通之者　一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
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盡
夫吾心卽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
以我體乎物而爲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爲物
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
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卽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曾子則說着便知所謂一者只是這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illegible]

已說破觀發問時先問學果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

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已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恆者可學聖人

問終日不食竟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衆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决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爲方圓之至聖人爲人倫之至非考古傳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

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亦非耶曰他明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之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爲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識問吾儕性體洞達，無奈氣質重滯，開悟實難。羅子

憮然浩嘆良久曰：天下古今有場極情冤枉，無從

訴辨，無辯鉗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

諸子務實細心俯察，吾先爲指示一個證佐。試觀

通衢與繁曲，下官馬往來，頃時即有數百，其强壯

富家者姑置無論，至負擔推挽、殘疾癃，寸步而

移者甚是多多。然而經急先後，衝撞縣閃，百千萬

難生靈[illegible]種方便，既不至於妨碍，亦不及於

傾跌也。此等[illegible]試吾人德性不廣大，敢說麼？

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曰性相近也生此德性用於目而爲視視則色色不同用於耳而爲聽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爲嗅爲食嗅與食則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爲思爲行思與行則又事事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則生好家人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家地方俱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人家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來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

不好、此孔子所以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之、今却以不善委爲氣質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寃枉也哉、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提少長、習猶未染、却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人之言、本自周匝、葢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皆足以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

人矣不幸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不好且事事習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此其極至號稱善人者則先儒云善斯成性奚啻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奚啻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人到世世皆爲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爲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不肯移則又歸

諸拒而不信絕而不爲此其聰明强力之偏靦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爲害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亘天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通徹一段其德性之眞而廣大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厘也損動他不得頃刻也隱瞞他不過此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也夫不善果出於性則天地之大若可奈何今辨別分曉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先儒謂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最爲根極要

領之說但子又敢謂教化風俗係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須明正經書即如孔門教士求仁軻氏每道性善傳來二千年矣乃於仁首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漫傳本旨弗顧俗沿習而愈趨症因藥而益病子幸此生躬逢　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尊經術諭民列款而式重孝慈敷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倍伏願　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爲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爲至而聖神功化咸

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見多聞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爲知之次而非虛靈之體克伐怨欲而不行論語重惜其用力之難而非惻隱之良雖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既植始事刈芓之圖場師之於圃也芳林已樹乃勤培灌之於知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無益斯經正則民行興行興則邪慝去此舉一世以甄陶大造羣英而報稱今觀幼稚兒童援筆能工文論再假心神開悟蒙養端造聖功黜旁求而着近裏率性粹而育天

和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皞皞、蓋樞機上斡、則繫星誰能北、外氣勢內旋、則庶草靡不風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

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鬪不是讓鬪如其爭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年來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卽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

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耳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巳之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是消歇、而此則獨為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為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効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

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睹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巳

問君子有三畏雖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

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禮極希微、莫說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能、況望其恭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惟如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

曰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其如子貢然順曰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己、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安能爲諸賢諱耶、

羅子曰、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失我無以受磨而奚

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湼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淄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說我也無可我也無不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云我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眞體

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卽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

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
涖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
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
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
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踰天之喻直是
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
子處卻何卻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
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說個仁恕即一時[illegible]

天下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爲了土爲萬民立了命了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類看了今非敢爲

異說。蓋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一貫編下論尾